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

七十四

性行門

滑稽

事理發揮

滑稽其多智圓曲之貌平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然其應諧也以優其不窮也似哲其正諫也似直其穢德也似隱非夷齊而是柳下惠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坐以仕功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東方生其雄乎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此之謂也然至於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變亂異同利口覆邦則曾不若噤不能言者之為愈也

事類

笑梯 滑稽 解紛 談言微中亦可 亂異同

滑稽也稽同也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也索隱注不遜讓褚先生曰臣幸得讀外家傳語竊復作故事滑稽之語六章編之於左可以覽觀揚意以示後世好事者讀之以游心駭耳以附益上方

太史公之有鳥在庭 淳于髡齊贅壻長不滿七尺滑稽多三章史記 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喜隱好為浮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

侵國且危云左右莫敢諫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也縣令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

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史記 飛鵲空籠 齊使髡獻鵲於楚徒揭一造詐成詳往見楚王曰齊王使臣來獻鵲過於水上不忍鵲之渴出而飲之去我飛云吾欲刺腹絞脛而死恐人議

王以故令士自傷殺也。鵠毛物多相類者，欲買而代之，是欺王也。欲赴他國奔亡，痛吾兩主，此不通。故來服過，叩頭受罪。楚王

曰：善。有信士若此，厚賜之倍鵠在也。橘葉似枳晏子短小使楚楚人為小

子不入曰：使徇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狗門入。王曰：齊無人耶？對曰：齊之臨淄，張袂成帷，揮汗成雨，何為無人？齊使

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不肖王。安不肖故使王耳。及嬰坐左右，縛人。王問何謂者？曰：齊人善盜乎？晏子

對曰：嬰聞淄生江北，則為枳，葉法相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此人生於齊，不為盜，入楚則盜，得无楚之水土使為盜耶？王

笑曰：寡人反取病焉。晏子春秋。麋鹿觸寇始皇議欲太苑囿東至函谷關

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一操一豚蹄齊王使淳于

之足矣。始自是以故輟止。同上。鬃仰天大笑，冠纓索絕。曰：臣從東

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一酒一盃，祝曰：甌婁滿篝，汙邪

滿車，五穀皆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袂而所欲者，奢故

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

以六畜葬優子孟者楚之樂人也楚莊王有所愛馬死使群

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為大王一之以蠶

竈為擲銅，鑿為棺，齋以薑薑，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葬。效孫叔敖

優子孟楚樂人，楚相孫叔敖知其賢，善待之。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曰：我叔敖子，父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子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叔敖衣冠，抵掌談話，歲餘，莊王置酒，孟前為壽。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子孟請歸，與婦計之。三日

復來曰婦言頃無為楚相及忠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錐之地負薪以自衣食如救教不如自殺於是莊王謝孟召叔敖子封之

咄老女子

武帝時所幸倡郭舍人發言陳辭雖不

東武侯母也母家叙從橫暴長安聞於中不忍致之法有司請徙之邊秦事母當入至上前而見辭先見郭舍人為下泣舍人

曰即入辭去疾步數還顧母如其言舍人疾言罵之曰何一何不疾行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邪尚何還顧於是

帝憐焉乃詔止呼杜楯郎優旃者秦倡朱儒也秦始皇時

无徙罰請之者呼杜楯郎置酒而天雨杜楯者皆苦寒優

猶見而京之謂之曰我即呼汝汝疾應以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方歲優旃臨檻大曰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

幸兩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給驕侏儒東方朔待詔公車

是始皇使杜楯者得半相代給驕侏儒奉祿薄未得省見

父之朝本廡之御驛也短人也曰上以若曹无益於縣官徒索衣食今欲及殺若曹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

對曰東方朔言上欲及誅臣等上召問朔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朝

飢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礼不可用罷之无令索長安米上大笑稍得親近號曰智囊秦樗里

多智枝阜為郎談類俳優以故得媒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元子惡圓論元子家有乳母為負轉之器以悅嬰兒

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負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負為卿寧方為汗辱不負為顯禁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天負或有喻之以天大无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負天不負也對曰天

雖不負為人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負轉之器悉公悅
媚嬰兒小喜之長必好之教兒孝負且陷不義躬自戲負又生
方正嗟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負吾
安知次山異日不言負行負動負靜負以終身乎吾耳次山之
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口絕忽
乎吾與汝負以應物負以趨時非負不預非負不為公植其操
戈戲刑我乎

嘲謔

事理發揮 以言相調曰嘲以言相戲曰謔口舌之才人所不
能无也故割雞焉用牛刀吾夫子且有於戲言而
成王剪桐圭以戲唐叔乃曰吾以此封汝然則其來也尚矣
然善戲謔者不見其為虐彼謔浪笑傲何為者邪宜不究終
風之痛悼

事類

戲謔

善一一号不為
虐方詩淇奥

笑傲

謔浪一一中心
是悼詩終風

伊相

諛

秦海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風大行莫
之能救焉云云一一其一一一贈之以芍藥詩溱洧

長相

優

宋華弱與渠轡少相狎一一一一又相謔也子蕩怒以弓
桔華弱於朝狎親習也優調戲也子蕩樂轡古衣公

于思于思

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謔曰賜其目瞞其腹
弃甲而復一一一一弃甲復來使其駭棄謂之

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役人曰從有其皮丹漆
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一一于思多鬚兒左宣二

朱

儒朱儒

臧紇救郟侵邾敗于狐駘國人誦之曰臧之狐來
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是使一一一一使我

敗于邾臧紇短小
故曰侏儒左哀四

嬾讀欲眠

後漢邊韶字孝先以文章
知名教授數百人有口辯

書曰假卧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一一書但一一韻

潛聞之應時對曰邊為姓孝為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

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箕在金下

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本傳相煎何急然豆在釜

中泣本是同根有犬為獨蜀使張奉使於孫權前以姓名

生相一一太唱闕澤澤不能答薛綜下行酒

因勸云蜀者何也一一無犬為蜀橫月向身蟲入其腹奉

句不當復說君吳耶徐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

天子之都於是眾配馬成驢北齊徐之才嘲王昕曰有言

坐喜笑而奉無對則註近大便狂加頸足為馬

施角尾成羊盧元明戲之才曰卿姓未入人名是字之誤之

才答曰卿姓在士為虐在丘為虛生男則為虜一一則一一

馬矢雞卵吳諸葛恪字元遜吳太子喞恪曰元遜可食一

卿使人食一一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權大笑

君口狗竇張玄祖八歲齒齧先達知其不常戲之曰一一

復何為一一答云正使君輩從上出劉昭幼

傳丈夫牽船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操櫓

何不跨馬揮鞭而劉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操櫓女答曰一

乞兒乘車魏周泰為新城太守司馬

宣王使鍾毓調曰君釋褐

登宰府二十六日擁麾蓋守兵馬郡乞兒乘小車一何駛乎泰

曰君名公之子少有文采故守吏職彌猴騎土牛又何遲也

以祖相戲晉庾純為河南尹以賈充接伎與任愷共舉充

鎮關中充由是不平充嘗在純後至充曰君行

常若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旦有少市井事不了是以來後世言

純之先有伍伯者充之先有市魁者充純以此相譏充殊不平

及純行酒充不時飲純曰長者為壽何敢爾乎充曰父老不歸

供養將何言也純發怒曰賈充天下兇兇由爾一人充曰充輔

...

佐二世湯平巴蜀有何罪而天下為之兇兇純曰以名相

高貴鄉公何在充勳怒上表解職純懼自劾免官

戲 晉孫盛子放字齊莊年七八歲與父俱從庾亮獵亮曰君

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放曰仲尼生知非希企所及

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爰嘗候盛見放問曰安

國何在曰庾推恭家爰爰笑曰諸孫太盛有如此兒放

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

大名 為戲 晉張天錫嗣位涼州時符堅彊盛天錫遣從事中郎韓

博奉表江左冠日大舉博有口才大司馬栢溫甚稱之

當大會溫使司馬刁彝嘲之曰君是韓盧後溫笑曰刀以君性

韓故相問他自姓刀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短尾

者為刁也 藥名為戲 謝太傅始有東山之志相公見藥中

一坐推歎 有遠志公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以

一物二稱謝未即答郝參軍答曰處則為 藥有二稱見上

遠志出則為小草謝公殊有愧色 世說 藥有

麥是何姓 隋麥鐵杖為汝南太守因朝集考功郎竇威朝

之曰麥是何姓鐵杖曰麥豈不殊何忽相怵威

赧然無 為是幾艾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艾

以應之 艾 鄧答曰鳳兮鳳兮故是一

鳳世 汝是姓荷 隋何妥年八歲游國子學助教顧良戲曰

姓顧是眷顧之顧為 柳條通體 隋柳調為侍御史楊素見

新故之故幾成異之 調曰 弱獨搖不

須風調正色曰調信無取公不當以為侍

御史調有可取公不應發此言素甚奇之

槐子懸樹 隋侯

辨敏捷嘗與楊素並馬路傍有槐樹顧額欲死素曰侯秀才理

道過人能令此樹活否曰取 枝即活素聞其說答曰

論語云子在回何敢死啓顏錄徐肺沈脾徐晦嗜酒沈傳師善冷機

林 亢體琪骨晏元獻公以文章名嘗少年居富貴性豪俊

為南京留守時年三十八幕下主琪張亢最為上客一肥大

琪目為牛一最一立亢目為猴二人以此自相譏誚琪嘗嘲亢

曰張亢觸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

望月叫三聲一坐為之大笑烏田錄馬默驢鳥劉放性滑

為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放曰

要見大象當請南御苑馬默為臺官彈奏放輕薄不當致在文

館放曰既云一一豈合一一呂嘉問提奉市場曾布劾其違法

反得罪嘉問治事如故放曰豈意曾子避席望之儼然乎嘉問

字均望之倦馬兄驢弟馬洵舊唐名士雄才與李登進士第

游雜錄履歷已高唐帝幸梁洋洵扈蹕馬至

漢中詔除眉州刺史赴任至蜀阻兵王氏強奪其意中性耿槩

不屈恃才傲物甚不洽於偽蜀主知王氏有異一不相許或

則緝帛必鎖櫃中題云贓物王雖知憐其文藝一容之時或

不可數揖出院欲逼殺之殊無懼色後朱梁遣使致書于蜀命

諸從事韋莊輩具草答之皆不愜意左右曰何妨命前察判為

之王生又有慙色梁使將復命不獲已逆請復職便亟修迴復

消一筆而成大稱旨於是却後前歡因召諸廳同宴飲次消斂

祇曰偶記一話欲對大王說可乎王許之曰消少年多游謁諸

侯每行即必廣齋書策驢亦馱之馬亦馱之初戒途驢咆哮跳

躑與馬爭路而先莫之能制行半日後抵一坡力疲足倦遍躑

汗流迴顧馬曰一一馬兄吾去不得也可為弟搭取文書馬兄

啗之遂併在馬上却迴顧驢曰一一我謂你有多少伎倆畢竟

還搭在老兄身上蜀主大笑同幕皆遭凌謔

及偽蜀開國終不肯居宰輔出王氏聞見錄山杖鼓鞞蘇

自黃移汝過金陵見荆公公曰好箇翰林李士某父以此奉待
公曰撫州一一一淮南豪子以厚價購之而撫人有之保之

已數世矣不遠千里登門求售豪子擊之曰無聲遂不售抚人
恨怒至河上投之水中吞吐有聲視熟而歎曰你早作声我不

棄汝后謂避孔塔世以癩疾鼻陷為死證劉首父晚有此
山談叢疾子瞻曰少壯讀書頗知故事孔子嘗

出頽仲二子行而過市而卒遇其師子路趨捷躍而升木頽淵
懦緩頽無所之就市中刑人所經幢避之所謂石幢子者既去

市人以賢者所至不可復以故名遂共一一一坐者絕倒后山叢談跌石學士石曼卿善
戲謔嘗出

御者失鞍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
曰頼我是石李士若瓦李士豈不跌碎乎百家詩夾註轎

子施道民為孫威敏所黥既而復得為民借小字軍人有與
而出曾子固見之曰好一隻一一一聞者絕倒志林

頭閑安帽張逸密李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
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俾睨文鑒

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二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碎取
下僕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古今

詩頽縮下車祖廣行嘗縮頭詣相南郡始下車相曰天
甚精明祖參軍如從屋漏下來續世說膊聳

成山長孫無忌朝歐陽詢曰一一一八百九百昔之者滑稽以
字埋肩不出頭玩世曰彭祖八百

歲而死其婦哭之慟其鄰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
八百矣尚何尤婦謝曰汝輩自不諭尔一一一死矣一一一猶在也

世以癡為九百謂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今新視事而不習吏道
召胥魁問之魁具道答十至五十及折杖數令遽止之曰我解

矣答六十為杖十四耶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猶癡耶三千
蘇長公取為偶對曰九百不死六十猶癡后山詩話

大千

潭州試經童試官奉經頭一句曰一一一時一聞童

無世界耶

聞者大笑

請曰覆試官不知下頭有世界耶

日請餐一一任不曉厥旨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于盥

煎鹽各一盤餘更無別物任曰何謂鼎飯郭曰白飯白蘆飯白

鹽豉米鼎飯耶任勉強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東於郭曰來日

請食一一郭亦如約而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答曰

昨日已曾上聞郭曰何也任曰飯也毛蘆飯也毛鹽也毛只此

便是糲飯郭大噱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俗呼無曰毛魏王語

錄下官上官 石中立參政滑稽有上官祕即中勸以

熱熱顏回 陳叔和為孝子通率少檢後奉制科驟為質朴

時號一一一一時孔仲季對制策言天下有可

歎息慟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賈誼也

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一一一一倦游錄 鄙俚

孫通 司馬溫公之亮當明堂大饗朝臣以致齋不及奠時蔽

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願又喻司

春秋倚閣

歐陽永叔在政府以詩寄穎陰隱士常

雞既而介甫秉政以右正言直史館召秩二遂起有无名子改

前詩曰昔日汝陰常處士却來馬上聽朝雞秩舊治春秋著講

解數十卷自謂聖人之意及在是矣介甫不好春秋秩遂盡諱

其所孝熙寧六年兩河荒歉詔令所在青甫本錢推行倚閣王

孝經問題

有錢唐葉生為大孝官

寶係焉王曰盍早言乎寡人有良藥推子頓服其愈矣遂索以賜艾子拜賜而歸飲其子衣服而已卒他日艾子憂甚戚王問之故愀然曰卿喪子可傷賜卿黃金以助葬艾子曰殤子不足以辱君賜然臣將有所求王曰何求只求前日小兒得效方

首肯為饋

齊地多寒春深未草申方立春有村老孺一一筐以饋艾子且曰此物初生未敢嘗謹先以

薦艾子喜曰煩汝致新然我享之後次及何人曰獻公罷即割以餞驢也

王無刻斷之迹王曰此復豈非生乎艾子曰一一乃其核也

夜卧善薦

蘇曰貧家無羅囊薦與其露足

寧日露手君觀吾儕有須刻離筆硯者乎至於困睡猶似筆也小兒子不曉事人問每夜何所蓋輒答云蓋囊薦嫌其太陋捷而戒之曰後有問者但云蓋被一日出見客而薦草挂鬚上兒從後呼曰且除面上被此所謂作偽心夢日拙者耶

夜

寒着飯

蘇曰無糊縮以桑柴灰水交爛更以清水煮脫灰氣細研如粉酒煮麵糊丸如桐子大空心酒下三

五十元治風壯元此所謂着飯喫衣者也或問飯非可着衣非可喫答云所以着飯不過為窮所以喫衣不過為風正與孫子荆枕流漱石作對或人未喻曰

賦中語忌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

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題云昔有大舜潛心至仁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乎黜落

詩中對偶

閔灑子容推官才俊而容止不揚持服中過南徐客次見一緋魚朝士偃坐閔揖而問之彼疑閔為

攬徒因謹問曰太子洗馬高垂魚良父復詢閔答以某之官乃是皇后騎牛低釣驚朝士駭曰是何官位閔笑曰且欲與君

對偶清切

新守宴語

有太守初視事三日大排樂人口號名為報吏民須慶賀災星退去福星

泊宅編

來太守喜問誰所撰

對曰本州自有舊例

同席酒令

有儒道釋吏一一行
取句語首尾字一同儒者

曰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道士曰道可道非常道
釋曰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吏曰牒牒狀如前謹牒

東方

解難

蘇秦張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
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自以為智能海內

無難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父官
不過侍郎位不登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東方先生仰而應曰
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得士
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得行焉身處卑位今則不然聖帝流德
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安於覆盂動猶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
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
則為將軍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黃泉之下
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使蘇秦張儀

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

楊旌解嘲

客嘲揚子曰吾聞上
世之士人網人紀折人

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之圭僭人之爵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子幸得遭盛明之世處
不諱之朝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
人主下談公卿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
天大者含元氣纖者入無間然位不過侍郎權纔給事黃門楊
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欲丹朱吾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往
者周周解結羣鹿爭佚士亡常君國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
貧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涂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天下之士雷動而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于八區家家自以為搜
契人人自以為皇陶戴纒垂纒而談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
羞比晏嬰與夷吾曰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譬若江
湖之涯渤澥之島乘鷹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向使上
世之士趣乎今實非中糾行非先願舉非方正又安得金紫且

吾聞之也攫擊者亡默又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身全是以
知玄知默守道之極委靜爰清游神之廷惟寂惟冥守德之宅
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故有造蕭何律於唐
虞之世則謬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
之策於成周之世則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門則
狂矣夫蕭規而曹隨留侯登策陳平出奇功若太山響若填堦
雖其人之贍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
則從為不可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
故默然獨

班固賓戲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是以聖哲
守吾太玄

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前列之餘事耳今吾子
幸遊帝王之世躬帶綬冕之服卒不能據首尾奮翼鱗使見之
者景駭聞之者響震徒枕經籍紆躰衡門潛神默記亘以年歲
然而器不貫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雖馳辯如波濤擣藻如春

五并九

十一

華猶无益於殿最也主人曰若賓之言斯可謂見勢利之華聞
道德之實守突奧之英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曩者王塗蕪
穢周失其馭侯伯方軌戰國橫驚當此之時擗朽磨鈍鈇刀皆
能一斷商鞅挾三術以讚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彼皆躡
風塵之會履顛沛之勢朝為榮華夕而樵悴福不盈眦禍溢於
世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辯而傲君呂行詐以
賈國說難既普其身乃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方今大漢洒掃
羣穢夷險交荒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厯於黃唐其君
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涵之如海養之如春譬猶草木之
殖山林曲鳥之毓川澤參天地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賓
曰若夫鞅斯之倫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外身行道輔世成
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
箕子訪周言通帝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岩周望兆動於
渭濱皆侯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建必然之冊展元窮

之勲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委眇目於豪末逢蒙絕伎於
孤矢班輸摧巧於斧斤僕亦不任則伎於彼列故密迹自娛於
斯

孔德璋北山移文

周顒字彥倫隱北山後應詔出
為海鹽令欲過北山孔稚圭假

山神作文以却之。鍾山之英草堂之靈馳煙驛路勒移山庭
夫以耿介拔俗之標瀟灑出塵之想度白雲以方縈于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若夫亭又物表皎又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徒
萬乘其如蛇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有為豈有終
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慟宋公之哭乍迴迹以心染或
完貞而後黷何其謬哉。嗚呼尚生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
千載誰賞世有周子雋俗之士既文既博亦元亦史然而孝道
東曾顒顒蓋晉隱南郭子慕竊吹草堂濫巾北岳誘我松桂欺我
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
許由傲石氏蔑王侯風情漲日霜氣橫秋或歌幽人長住或怨

夫

卷之廿九

十四

王孫不游談空又於釋部覈玄又於道流務光何足比消子不
能儔。及其鳴駒入谷鶴書赴隴形馳魄散志變神動尔乃眉
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風雲樓
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槍望林亦而有失頽草木而如喪至其紐
金章縮墨綬跨厲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風於海甸馳妙書
於浙右道帙長殞法筵父埋敲扑誼踟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
環琴歌既斷酒賦无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籠張趙
於往齒架卓魯於前錄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使我高霞孤
映明月獨峯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戶推絕無與滯石徑荒涼
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
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於是南嶽獻嘲
北隴騰笑列壑爭機攢峯竦峭慨游子之我欺悲无人以赴平
故其林蘄无尽澗愧不歇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
馳東臯之素謁今又促裝下邑浪我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

志於山高豈可使芳杜厚顏薛荔無耻碧嶺冉冉丹崖重溟
游躅於蕙路汗綠池以洗耳宜高岫幌掩雲關欬輕霧藏鳴湍
截來轅於谷口社宴饗於郊端於是叢條頤瞻曠曠怒魄或飛
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迹請廻俗士駕為君謝逋客

詩集

中靜

初喧或紛爭

忘談

特供坐笑百

前言

善保千金軀

談

最談諧發

戲之耳坡

談

如有神劑公

譏訕

附 罵詈

事類發源

以辭相責曰譏訕夫人情有所不能平則必形於言猶未得為喜怒愛惡之正也必也出而近乎情發而中其節言之者无罪聞之者足以戒斯善矣故三百五篇之詩而刺詩居其半至今使人讀之辭義凜然者无它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而已爾夫豈若後世喜而喜怒而怒者之為也置監諉之官嚴誅諉之律以此箝天下之口緘天下之舌有過而不得聞斯速亡也已

事類

鬼蜮

為一為一則不可得詩

虺蜴

哀今之人胡為一詩

刺在位

相鼠刺无礼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一一承先

君之化无礼儀也相鼠有皮人而无儀不死何為

刺素餐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无功而受禄君子不得進仕尔坎坎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

近小人

侯人刺一一也共

人焉彼候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

不中禮

蟋蟀

不親迎

刺晉

僖公也儉一一故作是詩以

閔之欲其及時以礼自娛樂也

譏不三年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何

直入譙羽

項羽在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

撞一十帳下云云是日微噲上置酒

奔入營讓羽沛公我殆噲傳對眾折何曰腐儒為天

下安用腐儒哉黜布傳 坐責諸生周勃為人木彊敦厚不好文學每

語其推少召諸生說事東嚮一之趨為我

文如此 召責鄧通申屠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

慢嘉奏事畢因言曰云云罷朝 雖美丈夫陳平降漢王與

坐府中為檄召通責之本傳 若真鄙儒語說之拜為都

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及謹絳灌等或譏平曰 共一秃翁

平一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本傳 專欲擅權天子以

叔孫通召魯諸生三十餘人共起朝儀嘗有 深文詎任公

兩生不肯行通笑曰一不知時變 曲學阿

田蚡罷朝坐止車門召安國載怒曰與 巧詆上方嚮文李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

長孺一何為首鼠兩端田蚡傳 治業通賓孫會宗書與楊

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曰雒陽之人年少初李一 世輟固曰公孫子務正李以

紛亂諸事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賈誼傳 汲黯面折好一一人不

當闔門惶懼為可憐之狀不當一產一客有稱善揚惓 李賢耳語灌夫罵一

報書曰云云今子尚安得以知大夫之制而責僕哉惓傳 不識不直一錢乃效兒 臺中二狗曹爽進用丁謚何晏

女曹貼囁一本傳 臺中二狗鄧颺筆于時謗書謂

瓜上青蠅

江陵士曹元稹與監軍崔潭峻善潭峻歸朝獻稹歌詩問稹安在對曰今為散

郎以為祠部郎中知制誥朝論鄙之會同僚食瓜於閣下有青蠅集其上中書舍人武儒衡以扇揮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

同僚皆失色儒衡意氣自若通馬

無義丈夫

李白開元中謁宰府封一板上題云海上釣鼈客李白相

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鼈以何物為釣線曰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維其志以虹霓為絲明月為鈎又曰以何物為餌曰以天下

一氣一一一為餌丞相悚然

是何物人

唐初裴零伯衛考滿兵部試判為錯一字落第此人即向僕射

溫彥博處披訴彥博當時共杜如晦坐不理其訴此人即云少小以來自許明辨至於通傳言語堪作通事舍人并解作文章

兼能嘲戲彥博始迴意共語時廳前有竹即令朝竹應聲嘲曰竹風吹青肅肅凌冬葉不彫經春子不熟虛心未能待因士皮

上何須生節目彥博大喜即云既解通傳言語可傳語與廳前屏牆此人走至屏前大聲語曰方今聖主聰明關四門以待士

君一一一在此妨賢路即推倒彥博云此意著膊此人云非但著膊亦乃著肚當為杜如晦在坐有此言彥博如晦俱大歡

笑即令送吏部與官答顧錄

蓋宅奉候

馬子將純負才自任好面折人

子將求郡元直拒之徐云有英州見任公可往否子將曰領鈞首待先去為相公一一一子一一一揮麈錄

不若

初荆公為參知政事時因閱晏元獻公小詞而笑曰為宰相而作艷詞可乎平父曰平父荆公弟亦偶然耳呂

惠卿為館職在坐遽曰為政必放鄭聲况自為之乎平父正色

聲一一一遠佞人也呂大以為譏己自是遂與平父相失東軒筆

也買脫空

隆興初有胡昉者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為天下奇才力加薦引命以官曾未數年為

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
適聞人伯卿卓民在座末趨前云也——胡默然同上

但惟聲舌

熙寧中朝廷有生老病死苦之語時王荆公改新法目為生事曾魯公以年老依違其間富韓

公稱病不出唐參政與荆公爭按問欲與理直不勝頭發皆死趙清獻——時范忠宣為侍御史皆劾之聞見錄

子厚譏韓愈不作史

見後集史官門

孫會宗與楊惲

書

惲材巧行攝文質无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伯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

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原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尔志之義我故敢畧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為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

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群僚同心并力陪

輔朝廷之遺忘已負切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執不能自退

遭遇变故橫被口語身出此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

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後奉先人之立墓乎伏惟聖主之

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

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

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

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

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首羊包羔斗酒自勞家

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

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且

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起奮腹低

叩頓足起弄誠淫荒无度不知其不可也惲幸有餘祿方糶賤

敗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汗辱之処惲親行之下流之人

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
董生不云乎明二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
明求財利常恐用乏者無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為謀今子
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具有段
千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槩知去就之分須者足下離
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戎舊塚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
人哉於今死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漢本
傳

詩集

異煮魚

北齊盧思道聘陳設宴聯句作詩先唱者
譏北人云榆生欲飽漢草長不肥驢謂比

又食榆吳地无驢故有此句思道即續之曰共飪分炊飯
同鑑——謂南人无義同炊異饌也吳人愧之談藝
幾

飛螢

杜甫謁漢中王二不為禮詩曰我漢親王子成都舊客
星相看万里眼一別——忍斷盃中物祇看座右銘

不能隨皂蓋
自醉逐萍萍**荆棘滿庭**賈島狂狷行薄執政惡之故不預
選裴晉公於吳化作池亭島詩曰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謝秋
風起——公始知人皆惡其不遜古今詩話
鳳蹲烏

嗾曾魯公自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甚高而精力
不衰故臺諫无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為不可作詩曰老

池邊——不去飢——臺上——无
聲公致仕而去東軒筆錄
鵝伸鼈縮林和靖傲許洞洞
作詩嘲之云寺裏

撥齋飢老鼠林間咳嗽老猕猴豪民送
物——項好客臨門——頭古今詩話
說法馬留元祐間
士景亮

與仕族无名子結為一社紀事嘲謂士大夫无問賢愚一經諸
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號曰猪背閑呂惠卿察訪京東曰天資

清瘦語話之際喜以双手拍畫社人呼之曰——又湊為
七字曰說法馬留為察訪社中弥歲不能對一日邵堯因上殿

氣泚出知東平邵高鼻捲鬚社人之湊氣獅子仍對曰湊氣

獅子作知州惠卿街之諷部使者發以它事幸社遂為齏粉桐

江詩

湊氣獅子見上身後無名

王禹玉丞相既亡有無名子作詩嘲之云

大師因被子孫煎只有錢喏喏佞翻王介甫奇二韻

殺宋昭宣言井口難為戲獨坐中書不計年東府自來无土

地便應正授不須權其家經府拍言張山人作府中追張山人

至曰你怎生作詩嘲他大臣張曰某自來多作十六十七字詩

着題詩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王直方詩話

性行門

讒毀

事類彙編

讒毀小人之所為也其禍常加於君子世無明智之君鮮能不為所惑者彼其所以為是讒毀之言者以忠為佞指正為邪乘間以投之浸潤以入之人主一不致其察則小者擯斥大者誅戮而善類空矣故舜之聖讒說禹之慮巧言湯之懼匪彝武王之戒比德良有以也

事類

異言

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一一靖諧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左

文十
八年

通言 舜好問而好察一一記中庸

巧言

何憂乎驪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書

浮言

汝曷弗告朕胥動以一一恐沈于衆書

流言

管叔及其羣弟乃一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書

金勝

聽讒

采芩刺晉獻公也一一馬詩

懼讒

采芩一一也詩

鬼域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作是詩以絕之○為一一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詩

貝錦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萋芳斐芳成是一一彼譖人者亦已大甚詩

如或醜

君子信讒一一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詩小弁

出自口

蛇二碩言一一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巧言

無得踰焉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一一而

止或尼之

魯平公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以為賢乎禮義由賢

者出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曰啜樂正子入見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孟子曰行或使之——行止非人之所能為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吾不遇哉孟子

子張問明子曰——之諧——**護詔面諛**夫苟不好善則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語人將曰詘二予

既已知之矣詘二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之人至矣與——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孟諧二公子晉獻公以驪姬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

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諸地地墳與大大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遂縊姬遂——

諧諸鄭伯——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左僖四年

齊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

——曰美城其賜邑將以**每一出令**屈原楚同姓為

叛也申侯由是得罪左僖五年**每一出令**懷王左徒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眾莫不知——平伐其功曰以為**然二遺矢**趙王思

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平史原傳**然二遺矢**復用廉頗而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使二者視頗二之仇郭開多與使者

金毀之趙還報曰廉將軍雖老而善飯——與臣坐頃之——矣趙王以為老**毀惡蒙氏**趙高親近日夜——

遂不召本傳**毀惡蒙氏**求其罪過卒劾之蒙恬傳**謀**

害賈生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之乃短**嫉惡鄒**——曰維陽之人年少初李賈誼傳

陽

鄒陽介於公孫詭羊勝之間勝等嫉陽惡之梁王孝王怒下之吏本傳

廷毀絳侯

絳侯為丞

相朝罷超出意得其上礼之恭常目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為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云云丞相如有驕主色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絳侯望盎曰吾與而兄善令兒廷毀我盎遂不謝袁盎傳

之

蕭望之與史高弘恭石顯忤上初即位謹讓重改作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率數詣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權擅執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

召致廷尉上不省為下獄可其奏本傳 **誣請張猛** 石顯

乃著疾謹摘要 劍向傳

會變行諧

樊豐一太史言星一逆一遂共一楊震有

詔遣婦本郡震行至城西凡陽亭因飲醉卒後震傳

希旨虛誣

順帝時諸除官多不以次及李固在事奏

免百餘人此等既怨又一望冀一遂共作飛章一固罪曰大

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後坐策免後李固

誣告李膺

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遂教弟子殺人河南尹李膺督促收捕竟案殺之初成交通宦官

帝亦頗信其占成弟子牢脩因上書一膺等養太李游士交

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獄遂起

後黨錮傳 **誣殺杜喬** 李固見廢羣臣側足而立唯杜喬

為莫所誣死 **阿黨親戚**

左右有毀魏證一一者帝使獄中杜喬傳 温彦博按訊非是彦博曰證為人

臣不能著形跡遠嫌疑

當輔少主

劉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征遼東還遂良即誣

而被飛謗唐魏證傳 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一一一行伊霍事大臣有異者誅之

帝愈問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已帝感之乃賜死劉洎傳

因請李充

陸贄既罷相裴延齡——張滂李錡黨於贄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為忠州別駕

充等皆

陰擠裴度

裴度在相位知無不言皇甫鎛之黨一貶長史

東節度使並

請出崔羣

初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鎛欲增孝通監憲宗紀

在其中矣鎛乃請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時鎛給邊軍賜不時得軍欲為亂鎛密言於上曰邊賜如舊人情忽如此由羣鼓勇將以賣直歸怨於上上以為

請貶僧孺 僧孺李宗閔然出羣為湖南觀察使唐憲宗紀言於上曰到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竭天下之力乃能取之皆二人之罪也又求與從諫交通書言皆自焚毀上

普

本朝 太祖開室四年前右監門衛將軍——既勒歸私第不勝忿恚一日伺趙普入朝馬前斥普短 上聞之召

毗及普於便殿而質其事毗大言詆普販木規利聯巨筏至京師治第故毗以為言 上怒欲逐普詔問王溥溥附閣門使奏云毗誣罔大臣 上意頓解反詰責毗命武士搗之 御史鞠於殿庭普力營救 上乃特寬其罰長編 **德超誣**

曹彬

王顯曰我度 上無執守為汝輩所眩惑顯等告其事

上怒德超除名

蒙正不自辨

呂——初相時倉部負外流瓊州長編 郎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

言於上曰紳洛中蒙家安肯受賕乃蒙正未第時勾索於紳不能如意致其罪且 上即命復紳官蒙正終——未幾罷相會考課院得紳舊事實狀乃黜之於是蒙正復 **八著未嘗** 相 上謂曰張紳果實犯贓蒙正亦不謝長編

辨 呂正獻公 平生未嘗較曲直聞謗 也少時書

于座亦曰不善加已直為受之蓋其初自懲艾也如此家

記 欽若字冠準 契丹既和上待準厚王欽若深害之一

日 陛下敬畏寇準為其有社稷功耶 上曰然欽若曰臣不

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

也 上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

澶淵之幸是盟於城下也何取如之 上愀然不能答且曰陛

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 欽若排安

孤注 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上頌準稍衰 欽若排安

仁 上議立皇后趙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

於相門 上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罪也它日與王欽若

從容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 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

趙安仁 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

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 欽若毀楊億 翰林李士楊億

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欽若毀楊億 以疾求解退職

契丹既和上待準厚王欽若深害之一

日會朝準先退 上目送準欽若因進

上曰然欽若曰臣不

意陛下出此言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

也 上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雖春秋時小國猶恥之

澶淵之幸是盟於城下也何取如之 上愀然不能答且曰陛

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出之謂之 欽若排安

孤注 陛下寇準之孤注也由是上頌準稍衰 欽若排安

仁 上議立皇后趙安仁謂劉德妃家世寒微不如沈才人出

於相門 上雖不樂然察其守正不罪也它日與王欽若

從容論方今大臣誰最為長者 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

趙安仁 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安仁昔為故相沈義倫所知

至今不忘舊德常欲報之 欽若毀楊億 翰林李士楊億

然始有意斥安仁矣 欽若毀楊億 以疾求解退職

景德四年詔曰有上封而論

事輒 而 多涉巧

誣頗彰欺詆自今文武羣臣表疏不得更乞留中事涉機要許

上殿自陳如或奉奏官吏能否亦須明上封章當行覆驗先是

上謂王旦曰臣僚升殿奏事劄子有不列已名請留中者皆攻

人之短發人之私苟偏聽之即不可信若願行之又重違其意

比令杜鎬陳彭年檢上封密諫故事可著條

約并警言有位令各奉其職乃降是詔長篇

有挾情論奏

治平四年趙抃嘗密奏臣僚有被謗于外始疑而終釋者有詭

說于前初惑而卒明者願陛下察其言觀其行敢

而

而

而

傳設罔上者屏之遠方罪在不赦手
詔曰云云抃復具奏上嘉納之長編 誣育貸民錢至和

帝數欲大用吳育而諫官或誣奏育在河
南嘗貸民出息錢遂命出帥延州長編 譖軾販蘇木

熙寧二年 上初欲用蘇軾同修起居注王安石曰軾豈可獎
之人 上曰軾有文李朕見似為人平靜司馬光韓維王存俱

稱之安石曰作賈誼論優游浸漬深交絳灌以取天下之權欲
附麗歐陽脩脩作正統論章望之非之乃作論排望之其論都

无理遭父喪韓琦等送金帛不受却販數船蘇木入川陛下欲
變風俗息邪說驟用此人則士何由知 陛下好惡所在 上

乃罷軾 元豐中蘇軾擊御史獄 上本无
不用 誣軾舉檜詩 意深罪之宰臣王珪進呈忽言蘇

軾於陛下有不臣意 上改容曰軾固有罪然於朕不應至是
卿何以知之珪因奉軾檜詩根到九泉无曲忽世間唯有螿龍

知之句對曰陛下飛龍在天軾以為不知已而求之地下之螿
龍非不臣而何 上曰詩人之詞安可如此論彼自詠檜何預

朕事珪語塞章惇亦 屈原離騷經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
從旁解之遂薄其罪 作也屈與楚同姓仕

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
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

庸攝提正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監揆余初度兮肇錫余
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

之以脩能苞江薜與薜正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
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之木蘭兮夕擘洲之宿莽日月恐其

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抚壯
而弃穢兮何不改其此度策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昔

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
而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

而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

逕以窘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宜余身之憚殃
兮恐皇天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至不察余
之中情兮反信讒而齊怒余固知謇之爲忠兮忍而不能捨
也指九天以爲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
遯而有地余既不難夫別離兮傷靈脩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
畹兮又樹蕙之百畝畦留美與鶉車兮雜杜衡與芳芷冀枝葉
之後茂兮頤俟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
穢衆皆競進以貪樹兮慙不厭乎求索荒內恕已以量人兮各
與心而嫉妬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
兮恐脩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
情其信姤以練要兮長願頷亦何傷擘木根以結首兮貫薜荔
之落葉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纆之纆之纆吾法夫前脩兮非
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

賈誼弔湘賦

絳灌東陽
侯馮敬之

生
賈誼
云云楚辭

屬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李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
後亦踈之不用其議以誼爲長沙王大傅誼既謫去意不自得
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埃罪長沙仄聞
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
身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鷓鴣翱翔闔首尊顯兮
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跼躄廉莫邪
爲鈍兮鋌刀爲鋸于嗟默之生之亡故兮斡棄周鼎室康瓠兮
騰駕罷牛驟蹇馱兮驟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不可久
兮嗟若先生誰離此谷号評曰已矣國其莫余知兮子獨壹鬱
其誰語鳳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
沕淵潛以自珍偃蟪蛄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蟇與蛭蟻所貴聖之
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
紛其離此鄉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
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

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漬方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方固將制於螻蟻本傳

詩集

衆女妬

二桃殺三士詐假劍如霜一一蛾眉雙

巧言子朱顏成死傷行將泣

羣兒愚

李杜文章在光焰萬

團扇戚之愁人腸李麗藻

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木

可笑不自量韓調張籍

生

八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四十一



續集



事為門

迎候

事理發揮

天地不交而万物不興人道不交而万事不成禮之於賓主也不往不來而交際之道乖矣其何以厚親戚其何以接賓朋又何以事師長哉故於其始至也則有迎候之禮然其交也必以道其接也必以禮斯可以无愧矣苟徇利而不徇義任勢而不任理則屠沽流耳妾婦輩耳於迎候何取焉

事類

迎客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二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

肅客

主人

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

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

犒從者

寡君聞吾

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

輅眇者

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二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

者肅同姪于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不說而去相與立脊間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穀梁成

迎其家

莊子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二而盱二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

足陽子居蹙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言其尊形自異故避之其反也舍者與之

迎於衆

魏公子信陵君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侯生直上載



續集

公子上坐不讓公子執轡愈恭侯生曰臣有客在市署中願往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故父立語微察公于頽色愈和乃就車酒酣侯生曰今日羸之為公子亦足矣羸乃夷門抱關者也公子自迎於眾人廣坐之中欲就公子之名故父立公子市中人皆以羸為小人以公子為長者也侯生因進朱亥曰屠者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史記

延上坐

酈食其沛公略地至高陽食其入即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无道秦不見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

洗起衣

遣使者

上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謝之本傳 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申

擁篲卻行

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太公迎 傳 門上大驚下扶太公 漢高帝紀

岸

憤坐迎

隗囂使馬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 後漢馬援傳

趨拜送迎

韓信傳詳見謁見門

出入送迎

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

下騎

周亞夫傳

開閣延請

暴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盛服至門上謁

勝之

詳見後暴公威名注

負弩前驅

漢司馬相如武帝時叩符君長願為臣妾請吏比南

夷上拜相如為郎將建節往使至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

無入我門

偃為

齊相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與之曰始貧時昆弟不我內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无復入偃之門

大

書其門

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程公 曰一死一生

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 漢鄭當時傳

梁松來候

馬援嘗有疾

拜牀下援不答本傳薛勤來候陳蕃字仲孝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閑麪一室庭宇蕪穢父交

一一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麪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清世志甚奇之竹馬

來迎郭伋事見刺史明道騎出迎范式為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

為新野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為道驕迎式二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勅縣

代嵩二以為先傭未竟不肯去華嶠後漢倒屣出迎蔡邕見王粲而奇之時邕才李顯著貴重朝廷常車

騎填巷賓客盈坐聞察在門一一迎之後漢屣屣出迎皇甫規歸安定曰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

遽而起衣不及帶一一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先是鴈門太守至規不禮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接

乘輿出迎李膺有疾不通客唯陳仲躡屣起迎暴勝

見慕名門暴公威名注每候賈謚石崇與潘岳詣事賈謚今候

陶潛陶潛字元亮刺史王弘每一人一之本傳遣衛逢迎康居太子欲降漢

會宗傳悉軍迎廷回鶻入朝王諤少游偃

蹇蹇參按江淮獄揚州節度使陳不郊迎遣裴

皞取介桑維翰亦一一之門生嘗謁皞不迎不送或問

館則門生也何送迎之有具舟以候陳瑾迂責以來自天

人亦重其一一郡國開談具舟以候台端通川道由會稽

時王曹甫仲疑為越帥具舟楫為禮候公於郊因共載歸府舍
越人聞公赴府會競來觀瞻比肩輿歸館道路遮擁幾不可行
為人欲重 **出郊而候** 陳瓘徙居山陽經由江都時淮帥毛
友達或疑其為蔡黨勸公晦跡而過

公曰吾无私憾於蔡氏蔡氏之人豈无是非之公乎乃先遣書
遺之毛報書加禮有公立朝行己之道碩望見而不可得之語
即出郊候公語頗輸誠 **輕輿以迓** 寇準得罪南行嶠南山
水峻絕馬不能進郡縣

官有伐竹為一準者準謝曰吾罪人騎馬足矣冒炎澤
捫險岨日行百里左右為之泣行準昂然无隕獲容其度量過
人如此 **陶潛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
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

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竟今是而昨非
舟遙以輕颺風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欣稚子候門 **韓愈送鄭尚**

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 云云 **韓愈送鄭尚**

畫序 嶺之南其州七十其二十二隸嶺南節度府其四十餘
分四府各置帥然獨嶺南節度為大府帥如至四府

必使其佐問起居謝守地不得即賀以為禮歲時必遣賀問致
水土物大府帥或道過其府必戎服左握刀右屬弓矢帕首袴

鞞迎 **韓愈送李端公序** 元年春今相國李公為藩為吏
部員外郎愈嘗與偕朝道語幽

州司徒公劉濟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汗勞之
使里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帕首鞞袴握刀左右雜佩弓

鞞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其禮辭曰公天子之宰禮不可如是
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不可以將服承命及館又

如是卒不得辭云云今李公既朝夕左右端公歲時來壽其親
端公李益也宰相揆之子登進士第幽州劉濟辟為從事其為

入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流千万
歲請以愈言為使婦之獻

詩集

不出

客至從噴

真將

疎慵

出郭

至家父老喜

坡

夾道

昔年結客曾遊外今見焚香一一迎歐又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一一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

尺得虛名張復之自成

諸將列

道左旌旗一一馬

鄉

都召還華山寄陳希夷

老邀

世人无往復一有迎坡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四十二

○事為明

餞送

事理發揮

於其將行也則有餞送之禮然餞人以物不若餞人以文送人以酒不若送人以言蓋物之意有盡而文之意無盡酒之味有窮而言之味無窮也自非仁人君子愛人以德者何足與語此

事類

犯較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一禮夏官

舍較

祖而一飲酒於其側曰餞重始有事於

道也

行神

黃帝之子纍祖好遠遊而死於道故後人祭以為一也祖祭因饗飲也漢臨江王傳

祖

神

共工氏曰脩好遠遊祀以為一漢以午日祖荀彧傳

餞于禰

泉水衛女思歸也云云出宿于

涕飲一女子有

行遠父母兄弟詩

送于野

燕二衛莊姜送歸妾也燕二于飛差池其死之子于歸遠

及泣涕如雨詩

瞻望弗

餞于屠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祖將去而犯較也既觀

而反國必祖者尊其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国外畢乃出宿韓奕

餞于郊

鄭六卿一宣子昭十六

淇之上

桑中刺奔也云云送我乎一矣詩

渭之陽

渭陽康公念母也云云穆公絀

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念念母之不見也詩

送人以言

孔子適周見老子辭去老子曰

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一吾不能富貴切仁人之號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

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不可以有已史記

行遠以贐

孟子曰當在宋也予

將有遠行二者必以贖辭曰漸離擊筑荆軻將行太子及

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賓客知其事者二

商陵鼓荆軻和歌為濮上聲士皆流涕春秋後語

琴牧子娶妻無子父母欲改娶妻聞夜起悲嘯牧子

携手河梁李陵為將失利降匈奴別蘇武詩曰

祖道東門疏廣字仲翁東海蘭

送不出郭陳蕃為豫章

送到前亭王奐為漢陽太守范丹於道

送枯山界郭奕字大業為野王令羊祜嘗過

送人作郡羅友答相

傾朝送別宋何尚之

賦詩祖道張柬之

送不越閭齊沈觀不尚倅華從叔

送不出門城陽太

守梁

將有遠行二者必以贖辭曰漸離擊筑荆軻將行太子及

十餘人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賓客知其事者二

商陵鼓荆軻和歌為濮上聲士皆流涕春秋後語

琴牧子娶妻無子父母欲改娶妻聞夜起悲嘯牧子

携手河梁李陵為將失利降匈奴別蘇武詩曰

祖道東門疏廣字仲翁東海蘭

送不出郭陳蕃為豫章

送到前亭王奐為漢陽太守范丹於道

送枯山界郭奕字大業為野王令羊祜嘗過

送人作郡羅友答相

傾朝送別宋何尚之

賦詩祖道張柬之

送不越閭齊沈觀不尚倅華從叔

送不出門城陽太

守梁

皇甫謐從姑子也之官有勸謚錢之謚曰柝爲布衣一迎一
一食不過菹菜貧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送之是貴城陽太守
而賤抑豈中古之人 **非關彥德** 見前備朝 **不負臨賀**
情非吾心所安也 送別注

唐楊憑爲京兆尹御史中丞李夷簡劾之貶臨賀尉獨所善客
徐晦至藍田慰餞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无乃爲累乎晦曰
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遽棄耶有如公異時爲姦邪譖斥
又可尔乎夷簡聞之表爲御史曰君一一揚一一肯負國乎

百官班餞 李光顏復還忠武宰相一帝御通化門臨送 **羣公追餞** 柳宗元送

苑論登第歸序一一于灞陵 **南京送別** 東坡出知杭州道由南京

列筵而觴送遠之賦圭璋交映 后山時爲徐州教授告徐守孫覓願往見而覓不之許乃託疾謁告來一一同舟東下至宿而歸後爲劉安世所彈

岐州告別 萊公在岐張忠定在蜀還不留既別願萊公曰曾讀霍光傳否曰未也更無它語萊公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孝无術笑 **李太白餞二翁尋桃源序**

曰此張公謂我矣 談叢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前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爲寒

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世思

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

而万象垂度禮刑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曾連不得不

蹈於東海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升先覓夫指鹿之儔連頸

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
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
得而窺焉閭津利住水引魚者苑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落英
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地竹果森列二十六
洞別爲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

聖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
誰往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柳子厚送薛存義序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游
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恥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
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
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
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
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
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
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
詐暴增爲其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
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馬子才送陳自然西上序

朔風驚沙枯稍號寒子
行亦良苦聞之京師曰

米如買珠薪如束桂膏肉如玉酒樓如登天驟雨至矣黑潦滿
道則馬如游龍清霜激風客衣无襦抱膝而苦調則火如紅金
子之遊京師所以待此具者其挾幾何。豈子之家位高金多
父母兄弟渠二款二厚抚以遺子乎曰无有也豈子之鄰里鄉
黨相悅以義出門辭東家而西家待贍矣寧有是乎曰无有也
豈子之昵親挾友入室握手說无說有把酒相別飲酣氣張有解
劍而指廩者乎見吳志魯肅傳曰无有也然則子之此遊挾何
術而往曰吾視囊中不見乎有物視吾曾中耿二者尚在也以
吾之耿二者遊天地間庶幾必有合乎予聞其言而壯之曰今
人適百里必宿春而浙乃敢出門戶見莊子逍遙篇今子有數
千里之役徒手以往浩然無憂予因驚怪子矣果如子言
予來春於江南林石之下聞北方有焰二者必子也夫

歐

陽脩送徐無黨南歸序

草木禽獸之爲物衆人之
爲人其爲生雖異而爲死

則同一歸於腐壤斯盡泯滅而已而衆人之中有聖賢者固亦生且死於其間而獨異於草木鳥獸衆人者雖死而不朽愈遠而弥存也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无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餓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百千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况於言乎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切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无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二營二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之間者皆可悲也東陽徐生少從予學爲文章稍二見稱於人既去而與羣士試於禮部得高第由是知名其文辭日進如水涌而山出于欲摧其盛氣而勉其思也故於其歸告以是言然予固亦喜爲文辭者亦因以自警焉

詩集

追餞

頌城遠

送一我千

開餞

二天一籠一五

馬爛生光杜

祖帳

六樂陳廣坐

揚春風

鮑明遠

清歌

鳴笛急吹催落日

祖道

衣冠列

連歌

日色促歸人

倒芳樽李白

出苦語

臨分

子書之笏坡

到吾廬

子惟應故山夢隨

無故人

渭城朝雨裊輕塵客舍青二柳色新勸君

更盡一盃酒西出陽關

獨歸人

如何風雲裏更

南尋

禹穴

甫問訊今何如杜

若見孟公

莫忘衝雪送君時

坡

早寄千詩

南雁正北來

莫愛一醉

青灯白酒留

一至曉

曉日都門

公再為蒼生起不是尋常刺史行程伯

厚送呂晦

今日都門

龍閑卧洛波清

叔赴河陽

程伯淳送

司馬君實

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卷之四十二

續集

